



來果禪師的禪法與異行

蔡惠明

一、從揚州高旻寺重興說起

高旻堂上來果禪師是近代我國禪宗大德，與虛雲老和尚同時代，都是法門耆宿，在心行滅處，均曾桶底脫落，三關透徹。來老住持高旻三十餘年，使高旻道風丕振，名聞遐邇。他一九五三年在上海圓寂，不久「十年動亂」開始，佛教在「共業」中受到嚴重衝擊。寺庵廢圯，僧尼星散。來老中興的高旻也未能倖免。他的主要遺著「來果禪師語錄」、「禪七開示錄」及手訂的「丈室、禪堂、客堂、庫房四寮規約」雖都是入道要門，為來老一生實踐的血淚結晶，但均如寶珠入地，湮沒無光。撥亂反正，重新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後，隨着國家的興旺發達，佛教也出現復蘇。高旻道場在現任方丈德林和尚主持下全面重建。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，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，在中共揚州市委書記姜永興等領導的陪同下，視察寺廟的修建工程，觀看了大雄寶殿、上客堂、天中塔的施工，稱讚了來老和德林和尚為佛教作了殊勝功德。為了紀念來老圓寂四十週年，由德林和尚倡議重印來老

的遺著「來果禪師語錄」、「禪七開示錄」、「丈室、禪堂、客堂、庫房四寮規約」三書，使寶珠出土，重放光芒。同年農曆七月十七日，是來老圓寂四十週年紀念日，高旻寺舉行隆重的紀念法會等活動，緬懷先德，共寄追思。德林和尚書題來老的像讚是：

「以相見相，衆生一樣；見相非相，佛祖惆悵。

離相見相，多一層障；無相不相，乃名實相。

祖德巍巍，祖貌堂堂；踞法王座，號獅子王。

婆口苦心，慈悲無上；為萬世師，曷盡讚揚。」

禪意甚深，恰到好處。來老晚年移錫上海，開示說法，苦口婆心。筆者有幸，恭聆教誨，茅塞頓開，深感法乳之恩。敬向本刊讀者介紹來老的生平事跡、禪學思想和他老人家自述的異行，讓大家共沾法喜。祈願來老早日乘願再來，廣度衆生。高旻道風重振，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。

二、來果禪師的簡歷和禪學思想

來果禪師（一八八一——一九五三）生於清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農曆七月二日寅時。嬰兒時就有異慧，道念堅決。他俗姓劉，名永理，字福庭。法名妙樹，號淨如，湖北黃岡人。十五歲即從大智長老參究禪學。一九〇五年，即投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出家。在寺因不堪其他僧人的欺侮磨折，遂逃匿江干，與野犬同臥，採野菓充饑。後至鎮江金山寺參禪，勤學苦修，十年不懈，終得開悟。首座欲推舉他當班首，他自度不堪勝任，竟乃夜遁。後至陝西終南山結茅潛修，造詣漸深。一九二八年到高旻寺，得法於此。曾發宏願：「生爲高旻人，死爲高旻鬼，」表示願爲中興高旻作出貢獻。遂被推舉任住持。他在高旻三十餘年期間，整頓寺院，嚴持戒律，革除積弊，恢復百丈清規，受到緇素四衆的稱讚。爲修建寺內寶塔、大殿、禪堂、延壽堂、如意寮等，來老曾多方奔走，化緣募捐，歷時三年之久，終於使高旻初具規模。其中寶塔完全仿照湖北黃州的石塔修建，塔身全用大石塊砌成，石面刻有「妙法蓮華經」經文。塔每層八門，每門供玉佛一尊，此項工程因戰亂未及全部竣工。其間他曾赴各地講經，弘揚佛法。一九五〇年來上海，住崇德會內，講經弘法，信衆畢集，盛極一時。一九五三年圓寂於上海，世壽七十三歲。荼毘後得彩色舍利甚多，歸葬於高旻寺中塔院。他的三部遺著及自述體「來果禪師異行錄」均已整理出版。來老生平以弘法悟道爲己任，棒喝雙舉，鐘鼓交參，數十年來未曾稍懈，但現頭陀身度人，與虛雲老和尚並稱。

來果禪師的禪學思想體現在「來果禪師語錄」中。此書卷一「解謗扶宗淺說」裏，來老敘述佛教發展的歷史，認爲「宗教律淨四門，如佛一人。宗是佛心，教是佛口，律是佛足，念佛是佛

身，豈有心說足非，口說心不是之理。要知如來救度衆生，以此四處成爲佛身，衆生界空，佛尚不存，四處安在？能領會得性空世界，全是衆生離垢而成，水月道場盡是諸佛悲願而立，諸佛爲離垢而處衆生界內，衆生仗悲願而來諸佛海中。一旦性空界隱，水月輝潛，尚無佛生之名，何有其他之實？果能直下承當，定作人生宏範，大闡如來戒法輪，度盡衆生成正覺。」

他又說：「世法佛法皆在心中，空內空外皆在心中，地上地下皆在心中，任他有踏翻天地之能，不能出自心一念，其所謂黃金之喻，自心之法，法喻並明，心力參究，深修禪悅，方能領會，不然恐多一明字，要知黑暗是病，明白亦病。真禪之旨，妙在暗明。未悟之前云暗，大悟之後謂明，正如宗門之程序，由迷而悟，由小悟而大悟，大悟而徹悟，徹悟而後真修。故云：悟後起修，即真修是也。至此明暗之病全竭，學悟之途路絕。今在未悟以前，謹將禪路廣設百法，每法事實，詳細指陳。」這顯示了他的苦口婆心，諄諄善誘。從第一發心學道，到一百受用爲止，共一百個問題，作了解答。

中國禪宗六祖慧能在「壇經」說：「以定慧爲本，先立無念爲宗。」所謂無念，就是「雖有見聞覺知，而常空寂」的意思。關於「頓悟」，六祖的解釋是：自心從本以來空寂者是頓悟。他從「金剛經」經文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得到啓示，「無所住」指「定」，「生」其心即「慧」，由此而悟出定慧等學微旨。禪宗的一切思想皆由此義引伸擴充而來。「壇經」說：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見；一切法自在性，名爲清淨法身。」又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識心見性，即悟大意。」「佛是自性作，莫向外求。自性迷，佛即衆生；自性悟，衆生即佛。」六祖指出：「即心無所住是頓悟。今於頓中立其漸者，即如登幾層之台，要藉階漸，終不向漸中而立漸義。」「壇經」中還說：「又有迷人，

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爲大。此一輩人，不可並說，爲邪見故。」來老禪學思想的基本點，就是發揚六祖的以「定慧爲本」學說，「立無念爲宗」支柱，融攝禪教律淨，這是禪宗發展的正確方向。頓悟是南宗禪的特色。但是漸頓純就見道的過程區別，如果推論到最後根據，南北二宗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，所以說：「法卽一種，見有遲疾，見遲卽漸，見疾卽頓。」悟後仍然要修，此時因明自性具足萬德，於境無染，自在解脫，無欠無餘，所以再有修習，也於體上增不得一分，只是隨事體驗，充實德用而已。可見來老的禪學思想直承六祖，結合現代潮流，作了方便適應，他的悲心深切，令人感動。

「來果禪師語錄」卷二，爲「參禪普說」，共一百零二個題目，敘述禪修實踐中的方法與途徑。如談到神通，來老說：「參禪人直參不息，參通自了。正參時不得有心等悟，不得求玄妙，不得嫌法不靈，不得生煩惱，不得生歡喜，不得生畏懼，不得求神通。每有人學佛求通，擬將神通學好，可以保國家、保富貴、游他方、保仇怨、保長壽、保發達、謀事業、免人欺，如此皆稱愚見。何以故？神鬼遍地皆有，一求可通，但終非己有。如唐時有大耳三藏來京，稱有神通，南陽慧忠此時在朝，卽問曰：「聞三藏有神通，是否？」答是。遂問：「你知我心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大師爲一朝國師，豈可在天津橋上看把戲。」國師答是，復入那伽定，問三藏，三藏啞口無對。國師斥曰：「你這野狐精來混唐朝。」逐出。試問已有神通之人還被逐出，我等盲修瞎煉求神通者，任是到手神通，尚不保其長久，趕快參禪，將求神通之功夫與資本來參禪，將來很有希望。」這是正見，針砭時弊。奉勸爲求神通而參禪的人聞此警鐘，幡然自省，不要爲此誤入歧途。卷三爲「因果淺錄」，信佛法應深信因果，來老列舉事實，說明因果是客觀規律，但因果關係固然錯綜複雜，但其間又法則

井然，一絲不亂，一類的因，產生一類的果，如善因得善果，因與果相符，果與因相順。卷四「法語」，卷五爲「千字偈」，卷六爲「四十八願」，卷七爲「自行錄」，都很精彩，擲地有聲，發人深思，限於篇幅，未能詳細介紹，請自參閱，當能深入禪海。

三、來果禪師的異行摘錄

「來果禪師異行錄」是他自敘體的異行感應記錄，共二十五則，以事喻理，導俗啓信。修學佛法，各有因緣，有的因家庭信仰，有的是親身經歷感應道交，有的悟人生無常，也有爲探宇宙真理，過去很多由儒、道等轉變，現在發現不少因修練氣功而參禪念佛的。來老現身說法，以親身經歷敘述異行奇跡，以事實勝於雄辯的經歷，苦口婆心，諄諄善誘，很有教育意義。今選錄五則，以饗讀者，請自品賞，別有風味。

一、居家修行。某次在念「金剛經」，一老鼠在我肩上睡覺，其小尾拂及我頸項，我覺癢，用手一抹，鼠不肯去！我卽不復理。不多時落下蜈蚣，約四寸長，藏入小木魚口內，首尾掛外。我見老鼠不喜，蜈蚣不憂，繼續誠心念經，木魚聲不絕，至是輒以爲常。一日，有一鄰廟僧來見之曰：「此子有點道理，老鼠俯睡肩上，似伏虎勢，蜈蚣藏於木魚內，是降龍勢。」我當時不知什麼是降龍伏虎。一日，父酒醉，不准念經。我恨曰：「日行之事，豈能有缺？」心悶不樂。至夜父眼陡痛，急喊救命，母呼我曰：「汝快去看。」我卽前去。父曰：「我兒誦經有過，令我眼痛。」我云：「誦經有過，以何爲驗？若誦經有過，兒眼當痛。如止人誦經無過，父眼當好。」如是父痛更倍前。父言：「莫是阻止你誦經有過麼？你向後誦經，我不過問。」我云：「父眼欲好否？向後父若不厭念經，並且戒殺止葷，準保立愈。」父

言：「吃花齋罷。」我云：「也好。」即以淨水洗父雙眼，父卽立時不痛，眼光還復如故。這一事說明，來老少學佛，就有夙慧，逢奇事而心不驚，遇父責而不慌，從容說理，而得感應，不可思議。

二、喜行頭陀。每聞人言：不剃頭、不帶笠、不穿履，圍衲襖，方便鏟，~~物~~蒲團，出入行脚，名頭陀行。要知道頭陀是梵語，此云抖擻，言抖擻塵勞作佛事，非具形式而言。憶余居家時，見有朝山者經過我處，必先供以飯，再與資助，一見蒲團、方便鏟、赤脚科頭來者，較之親生父母更爲親熱。他辭行去，當遙送之，不肯遠離。故科頭赤脚之禪師，我最喜之。一日，剃髮之時，自將頭髮剪下，將鞋襪脫去一摔，口念偈云：「久困危城竟少知，覺來今日幾多遲，一脚踏翻離垢地，寸絲難掛未生時。」頌畢，即光頭赤脚，正如鄉村之討飯和尚一樣。有一僧反賜我香袋，余爲題一詩云：「朝拜南濱立志高，山中風景樂逍遙，進步三參觀自在，香烟五分脫塵囂。」（錄者按：此詩爲鶴頂格，嵌「朝山進香」四字）。該僧見曰：「咦！你在家是個居士麼？你對教典很熟麼？」歡笑而散。余自是穿一爛袍子，各處掛單，人見笑曰：「才換裝的人，大似老頭陀樣子。」按頭陀又作杜茶、杜多，意譯爲抖擻、澆洗等，謂抖擻衣服、飲食、住處三種貪著之行法也。「行事鈔·頭陀行儀編」載：「善見律」云：頭陀者漢言抖擻，謂抖擻煩惱，離諸滯著。」我國俗稱行脚乞食者爲頭陀或行者。頭陀行有十二條，見「大乘義章」十五，現代國內已少見。

三、洞內觀天。住寶塔寺時，每聞人言，南茅山朝陽洞，洞內有碟大一塊天，有人親往見過。我聞之，疑無此事，久懷不解者三閱月矣。及金山開壇傳戒，我於二月二十日由寶塔寺啓

程，計劃先到茅山，次趕金山受戒。迨行至茅山脚下，見朝陽洞三字在焉，卽避游人，私自下洞，洞深約五丈餘，下爲平地，內大無邊，暗不見手。前行約一里許，雙手摸得一石椽，乃將蒲團放下，坐定，不分晝夜，不知早晚，忽抬頭望見明月，正照當前，洞內石色，晃然明朗。此事已忘前所聽到有碟子大一塊天事，祇知茫然顧視左右。正深審時，忽聞水聲如雷響，於是急急負物起身，出洞問今天幾時，彼答曰：「三十」。屈指在洞七天，宛如數小時。方信古人所云：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，不我欺也。時間觀念，只是人們常識測量，以一晝夜爲準。如來老進洞靜坐，既入定境，已無時間觀念，可見他已專心一致，洞中七日，也不知飲食便利，忘我不計時矣。

四、降伏巨蟒。住終南山韓湘子洞時，洞內另有一門，約三尺高，用維摩龜遮擋。據云：此洞有數十里深，唐朝避難男女二千餘人，隱匿洞中，尚不見人多之象，洞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我一日靜坐於龕內，覺背後有冷風颯颯，置之不顧，偶微睜眼，見三尺餘高之黑色肉團蠕動，亦不以爲意，心靜身安，了無畏意。及再開眼一望，始知是蟒，蟒身漸漸出外，盤在石場上，約七、八圈，中盤兩層，約六、七高，頭向東南望。我自念云：「孤身一人，怕也無益。」隨卽下龕，欲出不得，因蟒身塞門，兩邊無多餘空隙，乃奮起一跳，躍過蟒身，坐於石台之上。蟒眼不斷開閉，眼閉時，眼皮如瓢大，我大胆對蟒說：「你我同住一處，必須護我，萬不可破我道念，我當爲你說皈依。」蟒即眼睛一翻，一對烏珠竟如臉盆大，旋復閉目，似願受三皈依者。我卽下來，以手按蟒頭，爲說皈依。說畢，大雨傾盆，我卽歸洞靜坐，蟒也隨我進洞。及後不知蟒之下落如何？不多時，天晴雲散。對面山腰黃土崩墮，現出低洼約四畝地面。後聞此處會起龍，是蟒走送龍，人言此蟒六十年出現一次。